

诗旅奉化

湖水的记忆



高鹏程
湖水并不比人世更加寒凉。
它的悲伤总是来得缓慢退得也慢。
春水涨起，两岸的桃花已经把花瓣铺满水面。
它依旧记得，去年冬天一个来湖心看雪的人，凿冰煮茶
未喝完的雪，依旧蓄积在它的胸口。
只有湖水记得夏日傍晚，情人们的嬉戏、呢喃
记得最后一个人离去时，投下的暗影
只有湖水收留了她幽怨的眼神。
而当秋风起时，满谷的落叶飞舞
只有它还记得夹竹桃炫目的怒放
有毒的美，让一面湖水也泛起了中毒般的酡红。
只有湖水的记忆是可靠的
在一个十岁女孩溺水的地

方，一个体型肥硕的男子
纵身一跃，溅起的水花，怎么看也像女孩发出的求救。

诗外音：
《湖水的记忆》是我写于2017年8月份的一首诗。那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这首诗中的湖，在现实中对应的，是我傍晚去游泳的一个小水库，位于同山脚下，好像叫做大化水库。这老是我想起陶潜：“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诗句。
南方的夏天总是很热。太阳下山很久，燥热还是迟迟不退。弥勒大道边的夹竹桃开疯了，混合着暑气，有一种说不清的魅惑的味道。等我骑着小破车吭哧吭哧爬上一段很长的坡时，天色已经暗下来，月亮升到了山尖上。
这时候，水库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这倒正合我意。作为一名来自北方的旱鸭子，尽管在南方的水洼里扑腾了二十几年，我依

旧没有学会游泳。不会游泳，又想亲近水，怎么办？我的策略是“全副武装”：头上套上泳帽，腰间围上跟屁虫，胳膊上再绑两臂圈。如此这般，想沉也沉不下去了。
但这样也有坏处，就是在水中划拉不了几下，就没力气了。划不动了，我就索性仰面漂在水上，听凭身底微凉的湖水，慢慢吸走体内的暑气。身体舒服了，脑子便开始走神。望着夜幕上的星星点点，开始胡思乱想。很多与湖水与夜空有关的诗，最终的灵感，便诞生于此际。
当然，不去游泳时，我也习惯在湖边散步，静坐，从另一个角度打量湖水。
在水中，我用肉身真切地体会到一个现象：天热的时候，湖水相对是凉的，而当晚凉凉渐至，岸边穿衣服的人打着冷战，湖水却又微微发温，让人从皮肤到灵魂都感受到了一个词：错位。
如果湖是一个人的，我觉得所有的湖，都似乎应该是一位老者，行动缓和，思维迟滞。或者就是一位拥

有极静心态的隐士，气定神闲、处变不惊。相对当下世事纷纭，他们习惯陷入回忆。时间之于他们是非线性的，或者说，他们湖底深处的记忆和现实的世相是相互重叠的，即使分离也非常缓慢，不至于变化太快。相对转瞬即逝的现实，湖水的记忆因此显得更加可靠。
所以，当你习惯把一面湖水放在自己的胸口。你就能同时拥有两种心态，相互交叠。让我们在某种流逝中，葆有一些相对滞缓的记忆，来从容应对世事的变化。
湖水，是一个人的镜像。它把很多发生过的事件，曾经映入自身镜面的风景悄然贮存于内心的湖底。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当表面的一切逝去，或者当光影消散，人群散失，它会用暗处的力量，用缓慢的对流翻涌，去释放出贮存的回忆，来抵消那过快的消失带来的失忆。
这种记忆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只是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让我们在风云流散、世事无常中，葆有一份淡定和从容。

三十六湾的“神亮”

裘国松
我同事有一位老阿叔，世居浙东花木名村——雪窦山上的三十六湾村。年近九旬的老阿叔，是一位蔚花弄草的园艺家，年轻时曾出任宁波花卉协会理事和奉化花卉协会副理事长。他还能写得一手质朴生动的文字，是全村公认的“土秀才”。这不，去年夏天，同事转来了他老阿叔的一部书稿，编写的是他们村的村史，嘱我在印行之前再“看一遍，改一番”。
粗读一遍，这真是一部很有看头的村史啊！许多内容可补正史之不足，传民间之声音。譬如述说了该村清末前辈、奉化水蜜桃培育始祖张银崇的传奇故事；纪录了张学良将军幽禁雪窦山期间，从村里竺清益花圃选取浙江楠木手植于雪窦寺，至当代入选“浙江名木”的第一手史料。书稿中，他还写到他们那里颇为玄乎却引人入胜的“神亮”。他如此写道——
冬夜，土匪摸进村，狗便叫起来。我就必需起床，跟着父亲逃进山林中。黑暗的山上，经常有可怕的声音和亮点。常听到猫头鹰的叫“苦”声，大家都叫它“苦鸟”。我还看到了大人们一直在说的“神亮”：远望对面山上的朱家，只是古代朱姓住过的地方，很久没住人家了，我们看到突然有一团球形亮点，从山脚升起，沿着山体，快速升腾到200多米高的大岩头岗，不久就消失了。也有

村人见到，球形亮点是从山头滑下来，那里似乎有一条不变的轨道。我们虽然不会每天去观察，却常能看到。因为世代口传是山神在点灯，离得又远，所以村民们不怕它，只是觉得挺好奇。
读稿到此，我一下子被老阿叔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旧时我们宁波人，往往将“灯”叫作“亮”。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夜晚山野中忽隐忽现的，那是“鬼亮”（即书面语“鬼火”）。其实那是老墓中尸骨所含的磷在自燃，因为磷的自燃点很低，这在当代已是一种广为人知的常识。而三十六湾对面山上，会快速地上下流动的“神亮”，倒是第一次听闻。难道真是一种未被认知的自然现象？忽然，生发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想到了曹雪芹的一则故事。为作比对，解开疑案，不妨让我录下梗概：
那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住在北京香山脚下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子里。然而近一年来，这里却一派荒芜萧索的景象，因为传说这几闹鬼。每日清晨，那鬼驾着一朵云飞向山顶；黄昏，又带着一道亮火落到屋前。
这件事情传到曹雪芹的耳朵里。他不露声色，独自一人，于清晨黄昏，悄悄站在高地上瞭望，果然看见了那道似灰似蓝的亮火。一连看了三四日，他额上的皱纹终于展了开来，笑道：“我明白了！”
听说曹雪芹要捉鬼，大家又惊又喜，围上来问：“您一个人去行

吗？”曹雪芹说：“不碍事，今天晚上，你们一见山上有火光，就是我把鬼捉住了，你们就可上来了。”
好容易盼到天黑，那鬼火果然又出现了，箭一般地从山上穿了下来。只听曹雪芹一声叫喊：“我已经将此鬼捉住了！”人们上前仔细一看，那竟是一只毛色发光的狐狸。曹雪芹笑着对大家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家伙本叫玄狐，由于长年住在古墓里，蹭了一身磷，磷在夜晚会发光，玄狐跑起来就像一道‘亮火’。”听罢，大家也开怀大笑起来。
既然三十六湾村对面是古代朱家居住过的地方，那么附近山里肯定还有无人祭祀的荒墓。显然，老阿叔笔下的“球形亮点”，分明为浑身蹭满墓内之磷的狐狸；“亮点”上升到岗头，不久就消失了。”很可能是

“常住地”山麓荒墓之外，狐狸的“山顶别墅”；至于“那里似乎有一条不变的轨道”，不外是狐狸上山山的一条必经之路。
新近，老阿叔选取了他培育的一盆顶好的五金松，从高山山头的三十六湾村，亲自护送到溪口镇上我的单位，说要致谢我的改稿之劳。一旁的同事还补充道：“我阿叔培育的花木品种很多，因你名字有松字，他特地搬来了一棵五金松！”临分手，我将曹雪芹的这则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阿叔。听罢，开明的老阿叔乐呵呵地说：“哇，原来不是山神是狐狸。我村祖祖辈辈相传的“神亮”，终于揭开了谜底！”
是的，我们遇上稀奇古怪之事，一时拿不准，还是曹雪芹那句话最管用：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我习惯从剡溪女的角度看桃花(组诗)

原杰

满园桃花
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在桃园潮湿怀里做春天最初的梦
汗脸贴在枝干上
而后把辫子一圈圈盘起来
簪上兰 幽香穿透黄昏
要是垂下来梳洗
便是山村最迷人的风景

总是悄悄步入春天的热烈与蓬勃
粉蝶簇拥 目光明亮
她一一点亮阳光下的桃花

牵着长辫过溪
或者偷看她在亭子里躲雨绞辫
比木窗外的杨柳更轻柔绵长
我便栖在常青的发丝里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因为我说的是一位长辫子剡溪女
伫立、斜倚或者追逐
她总是从阳光最明媚的地方逼近

双手横在桃的上方

遮住一朵遮不住漫山遍野的桃
蜂蝶飞舞 鸟在林间欢叫
许多花朵已被蜂拥的人群挤下了枝头
精疲力竭的夜晚焦急出一对翅
日夜兼程 飞向妹妹的身旁

妹妹的桃
还没有看个够

这些天不是刮风便是下雨
遮住季节
遮住漫山遍野的桃
李坡灿烂明丽的日子又很短暂
妹妹的桃还没看个够
不知不觉只剩影子在枝头

桃的影子在枝头
斑斑点点 凸现往日的美丽
与蓬勃
日夜兼程也赶不上花的速度
千呼万唤手拉着手
贪玩的妹妹依然落在花后
遥远的山寺里
争奇斗妍 正烂漫桃的枝头

遇到桃花前
我还没有深爱过

阳光不再调整方向
蜂蝶不再掩饰醉态
五叶花瓣悉数重聚枝头淡妆浓抹

伸手摘下一朵是因为有爱
昨夜雨水并没有淹没花蕊的影子

风吹过了桃枝 又吹过了我
发烫的心不由自主卷入桃红
仿佛推开一道虚掩的门
香气是前世唯一若有若无的小径

如果不能在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情愿放弃这一次相见
因为遇到桃花前还没有深爱过
我认定来到这世界
不为别的 只为能碰到你

春天的桃花
正在春天凋零

桃花灼灼 她的身影便在水中生动起来

依在山角田边
小鸟衔不走怀中的热烈希冀
妹妹攀着枝条看花
我抹一把汗水伫立在树旁
阳光下与艳艳桃花对视成翠柳
暖风吹拂 一丝丝都是新鲜质朴的感情

我习惯从剡溪女的角度看桃花

风、雨、无言的寂寞
挡不住姹紫嫣红
横在溪边或者逸出院墙
从柔弱花苞到蓬勃怒放
一竿桃枝 曲折美丽全部的青春

桃花、桃花、桃花
几十年迷醉却在一个流水的夜晚惊醒
心甘情愿被这春天的幻影引诱犯错
眼含热泪拼命想象蜂与蝶
梦里回首 春天的桃花正在春天凋零

相约和妹妹一起
去看桃花

一枝粉红喜帖邀约了整个春天
从此以后便想桃花
直到冰雪消融 春水溅湿梦乡
杨柳吐絮
一缕缕 随季风逸出院墙

冬去春来阳光明亮灼热
桃含苞欲放
不见妹妹便不能开
我用全部感情冷却气温

疼痛吹凉
淡淡的花蕊包不住殷殷血色
受伤的桃凝聚成逼人一潭
要是在雨水、雪花和浓雾中渗透开来
漫山遍野都是血的凝重

如同一些难以忘怀的事物落在身边
花瓣是今生唯一可循的线索
谁躲在亭子边喊“桃花、桃花”
她便不顾一切从光秃秃的树干上爆突
岁岁月 伤于严寒伤于风

我习惯从剡溪女的角度看桃花
迎合她 喜欢踩着清晨五点钟的露水
那新鲜羞涩的味道让人心存感激
只是干瘦似枝的手拴不住昏花目光
它越过水田、老牛与农人
晨光里翠绿的叶子
叶子背面 斑駁千年无解的伤痛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